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一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一集

宣統二年九月出版

古今說部叢書一集

(六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校輯者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各書坊
天津各書坊
保定各書坊
成都粹記書局
成都源記書莊
山西文元書局

廣東會文學社
漢口廣益書局
長沙鴻文書局
南京啓新書局
杭州德記書莊

蘇州振新書莊
湖北羣益書局
蕪湖匯海書局
寧波汲綆齋
安慶神州報分報

秀水閒居錄

宋 朱勝非

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什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爲之耳。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也。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此陳與義秋夜詩也。置之唐音。不復可辨。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

也。成公斥之。因而毀廢道場。

瘞鶴銘。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摸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

蒼梧雜志

宋 胡瑄

酒債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望闕亭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椰樹

椰樹高六七尺。無枝葉。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瓠。繫之顛。實外皮如葫蘆。膚中

有汁升餘。清如水。味美于蜜。食其膚則不饑。食其汁則增渴。又有如兩眼處。俗人謂之越王頭。

談藪

宋 龐元英

王公哀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哀訴之。杖之而已。公哀憤甚。奚泗受杖。詣公哀謝罪。公哀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哀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哀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匭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

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槧。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特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韓偓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船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未乃真宴于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

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
日于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
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
城。誰人酌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
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云。舊寵悲秋扇。新
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
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
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曰。與盧渥詩同其
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
愁蛾。爲鬱心中事。擲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
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記者
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

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歸花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流處。莫赴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女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峰。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群呼跳浪而至。攀緣頭目胸項手足。袞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

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蔽。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着處必生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王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七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吃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着底是草鞋。吃底是鹽。又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蓆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

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於時。胡閔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鄰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青箱雜記

宋 吳處厚

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僊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侍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眞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交。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乎。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懷。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宴。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絲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緩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霽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關。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迄今六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臥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世譏馮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遼結盟。

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竇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亦獲免。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唐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

焉。故公帥并州視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賊吏悚而退。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邢昺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而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卽呼韋超作父首。韋邀男名滿。卽呼韋邀